

汉代的纬学和纬书

孙钦善

纬学是汉代学术中的一个怪胎，纬书是汉代文献中的一个奇物，它们相为表里，在历史上发生过一定的影响。

纬学兴起于西汉末，盛行于东汉，与方术相关，与图讖孳生。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序》说：“汉自武帝，颇好方术，天下怀协道艺之士，莫不负策抵掌，顺风而屈焉。后王莽矫用符命，及光武尤信讖言，士之赴趣（趋）时宜者，皆驰骋穿凿，争谈之也。”《隋书·经籍志·讖纬序》说：“起王莽好符命，光武以图讖兴，遂盛行于世。”

纬常与讖并称讖纬。析而言之，讖指宣扬天命迷信的预言、秘籍。如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：“宛人李通等，以图讖说光武云：‘刘氏复起，李氏为辅。’”李贤注曰：“图，《河图》也。讖，符命之书。讖，验也，言为王者受命之徵验也。”《四库提要》卷六《易类》附录序说：“讖者诡为隐语，预决吉凶。”讖语的兴起比较早，如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载：三十二年，燕人卢生奏录图书曰：“亡秦胡也。”胡隐指秦二世胡亥，秦始皇不解其意，便命将军蒙恬发兵北击胡人。三十六年又有人言：“今年

祖龙死。”祖龙为始皇之隐语。西汉末王莽篡位时曾假托符命制造舆论。《汉书·王莽传》上载：“是岁（指汉孺子婴居摄三年，公元8年）广饶侯刘京、车骑将军千人扈云、大保属臧鸿奏符命，京言齐郡新井，云言巴郡石牛，鸿言扶风雍石，莽皆迎受。十一月甲子，莽上奏太后曰：‘陛下至圣，遭家不造，遇汉十二世三七之阨，（按《汉书·路温舒传》：“温舒从祖父受历数天文，以为汉厄三七之间。”注：“三七，二百一十岁也。自汉初至哀帝元年，二百一十年也。”）承天威命，诏臣莽居摄，受孺子之托，任天下之寄。臣莽兢兢业业，惧于不称。宗室广饶侯刘京上书言：‘七月中，齐郡临淄县昌兴亭长辛当，一暮数梦，曰：“吾天公使也，天公使我告亭长曰：摄皇帝当为真。即不信我，此亭中当有新井。”亭长晨起视亭中，诚有新井，入地且百尺。’十一月壬子，直建冬至，巴郡石牛，戊午，雍石文皆到于未央宫之前殿，臣与太保安阳侯舜等视，天风起尘，冥，风止，铜符帛图于石前，文曰：‘天告帝符，献者诸侯，承天命，用神令。’骑都尉崔发等眡（视）说。及前孝哀皇帝建平二年，六月甲子，下诏书，更为太初元将元年，案其本事，甘忠可、扈贺良讖书臧兰台。臣莽以为元将元年者，大将军居摄改元之文也，于今信矣。《尚书·康诰》：王若曰：“孟侯，朕其弟，小子封。”，此周公居摄称王之文也。《春秋》隐公不言即位，摄也。此二经，周公、孔子所定，盖为后法。孔子曰：“畏天命，畏大人，畏圣人之言。”臣莽敢不承用？臣请共事神祇、宗庙，奏言太皇、太后、孝平皇后，皆称假皇帝。其号令天下，天下奏言，事毋言摄。以居摄三年为初始元年，漏刻以百二十为度，用应天命。臣莽夙夜养育，隆就孺子，与周之成王比德。宣明太皇、太后威德于万方，期于富而教之。孺子加元服（冠），复子明辟，如周公故事。奏可。”这一段材料非常重要，不仅写明王莽如何使人假造符命，利用讖言以谋篡；而且写明他自己如何假托经文，附会

讖义，以开纬学之端。东汉开国皇帝刘秀即位前更是大量地利用图讖，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载：“光武先在长安时，同舍生疆华自关中奉赤伏符，曰：‘刘秀发兵捕不道，四夷云集龙斗野，四七之际火为主。’”李贤注曰：“四七二十八也，自高祖至光武初起，合二百二十八年，即四七之际。汉，火德，故火为主也。”又：“讖纪曰‘刘秀发兵捕不道，卯金修德为天子。’”卯金即“刘”字。不仅有讖语讖文，还伪造了不少讖书，据《隋书·经籍志》注，有《论语讖》八卷，《孔老讖》十二卷，《老子河洛讖》一卷，《尹公讖》四卷，《刘向讖》一卷，《杂讖书》二十九卷，《尧戒舜禹》一卷，《孔子王明镜》一卷，《郭文金雄记》一卷，《王子年歌》一卷，《嵩高道士歌》一卷。这些书隋时即已不传。

至于纬，与讖相关而又有别，胡应麟《四部正譌》说：“世率以讖纬并论，二书虽相表里而实不同”，“纬与经相对而言，其特点是以讖说经，以经证讖，即假托经文经义，附会人事吉凶祸福，预言帝业治乱兴废。正如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说：“正五经章句，皆命从讖”，“言五经者，皆凭讖为说”。纬依托于经书，虽与讖同属荒诞无稽，但不象讖那样简单、露骨。因此可以说，纬学就是方士的经学，是被方术神化了的经学。《四库提要》卷六说：“纬者经之支流，衍及旁义”，仅言及形式，而未道出实质。

纬学与经今古文学皆有关系，而从思想实质上看，与今文经学一脉相承，因为它们都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理论。所不同的是，纬学比今文经学更加荒诞，并且今文经学多讲天道，而纬学多讲天象，正如清赵在翰《七纬·总叙》所说：“七纬配七经而出也。帝王神圣之兴，沉浮交错之运，三古洪纤之度，五气休咎之徵，经阐其理，纬绎其象，经陈其常，纬究其变，所以抉摘天人，紘维王政，辘辘诂训，荣镜物情者。”西汉今文家实已开纬

学之先河，《四库提要》卷六说：“盖秦汉以来，去圣日远，儒者推阐论说，各自成书，与经原不相比附，如伏生《尚书大传》、董仲舒《春秋阴阳》，核其文体，即是纬书。”虽仍着眼于形式，但说明了这一事实。龚自珍《最录春秋元命苞遗文》说：“《元命苞》尤数与董仲舒、何休相出入。”则指明了纬学与今文学在实质上的联系。

东汉术数、讖纬家多兼今文家，如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载：杨由“少习《易》并七政、元气、风云、占候”；李郃“通五经，善《河》、《洛》、风、星”；段翳“习《易经》，明风角”；廖扶“习《韩诗》、欧阳《尚书》”，“尤明天文、讖纬、风角、推步之术”；樊英“习京氏《易》，兼明五经，又善风角、星算，《河》、《洛》、七纬，推步灾异”。《郎颀传》载郎颀“学京氏《易》，善风角、星算、六日七分，能望气占候吉凶”。传中且多引今文《公羊传》、《韩诗外传》及《易》纬《稽览图》、《诗》纬《汜历枢》、《孝经》纬《钩命决》等以言阴阳灾异，还称《易》纬为“易传”或“易内传”，以提高纬书的地位。这也说明纬学与今文经学有不解之缘。此外，今文经学为附会经义，驰骋臆说，在训诂上多采用比较牵强随意的声训方法，纬学也袭用了这种方法，如《礼》纬《含文嘉》：“礼者，履也。”（《太平御览·礼仪部一》引）而《春秋》纬《说题辞》又说：“礼者，体也。……尊卑有叙，上下有体，王者行礼，得天中和。”（《太平御览·学部四》引）。又如《春秋》纬《元命苞》：“皇者，煌煌也，道烂然显明；帝者，谛也；王者，往也，神之所输向，人所乐归。”（《初学记·帝王部》引）又：“公之言公，公正无私；侯之言候，候逆顺兼伺候王命矣；伯之言白，明白于德；子者，孳恩宣德；男者，任功立业；皆上奉王者之政教礼法，统理一国，修身洁行矣。”（《公羊传·隐公元年疏》引）也是用声训附会作解。

至于纬学与古文经学的关系，古文学家一般是反对讖纬的。如《后汉书·桓谭传》载：桓谭“遍习五经”，“尤好古学”，“当王莽居摄篡弑之际，天下之士莫不竞褒称德美，作符命以求容媚，谭独自守，默然无言”。光武帝即位后，桓谭任议郎给事中，“是时帝方信讖，多以决定嫌疑，”谭上疏反对，认为：“今诸巧慧小才、伎数之人，增益图书，矫称讖记，以欺惑贪邪，诳误人主，焉可不抑远之哉！”光武帝甚不悦。后又召集大臣讨论灵台建筑地点，“帝谓谭曰：‘吾欲讖决之何如？’谭默然良久，曰：‘臣不读讖。’帝问其故，谭复极言讖之非经。帝大怒曰：‘桓谭非圣无法，将下斩之！’谭叩头流血，良久乃得解，出为六安郡丞。”《郑兴传》载：郑兴“好古学，尤明《左氏》、《周官》”。他虽据《左传》言灾异，与今文家相通，但决不谈讖纬。“帝（光武）尝问兴郊祀事，曰：‘吾欲以讖断之，何如？’兴对曰：‘臣不为讖。’帝怒曰：‘卿不为讖，非之邪？’兴惶恐曰：‘臣于书有所未学，而无所非也。’帝意乃解。兴数言政事，依经守义，文章温雅，然以不善讖，故不能任。”《儒林传·尹敏传》载：尹敏“初习欧阳《尚书》，后受《古文》，兼善《毛诗》、《穀梁》、《左氏春秋》”，光武帝“令校图讖”，“敏对曰：‘讖书非圣人所作，其中多近鄙别字，颇类世俗之辞，恐疑误后生。’帝不纳。敏因其阙文增之曰：‘君无口，为汉辅。’帝见而怪之，召敏问其故。敏对曰：‘臣见前人增损图书，敢不自量，窃幸万一。’帝深非之，虽竟不罪，而亦以此沉滞。”《张衡传》载：张衡“著《周官训诂》”，可知属古文学派。他虽“尤致思于天文、阴阳、历算，常好玄经”，“善术学”，但与一般方士绝异，力斥讖纬之学。顺帝时曾上疏辨“图纬虚妄”，指明其书乃成哀之后伪造，主张“宜收藏图讖，一禁绝之”。古文学家中，贾逵附会过讖纬，《后汉书·贾逵传》载：贾逵于章帝建初元年（76年）条奏《左传》大义曰：“臣以永平（明帝年号）”

中上言《左氏》与图讖合者，先帝不遗乌莛，省纳臣言，写其传诂，藏之秘书。……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讖明刘氏为尧后者，而《左氏》独有明文。（按指《左传》昭公二十九年：“有陶唐氏既衰，其后有刘累，学扰龙于豢龙氏，以事孔甲，能饮食之。”）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，而尧不得为火德。（李贤注：《史记》曰：“黄帝崩，其孙昌意之子立，是为帝颛顼。”当时五经家同为此说。若以颛顼代，黄帝以土德王，即颛顼当为金德，高辛为木德，尧为水德。汉承尧后，自然不得为火德。）《左氏》以为少昊代黄帝，即图讖所谓帝宣也。（李贤注：《左氏传》曰：黄帝氏以云纪，少昊氏以鸟纪〔按，见《左传·昭公十七年》〕是以少昊代黄帝也。《河图》曰：“大星如虹，下流华渚，女节意感，生白帝朱宣。”宋均注曰：“朱宣，少昊氏也。”）如令尧不得为火，则汉不得为赤。其所发明，补益实多。”但这只是为争立古文的权宜之计，并不是贾逵的一贯主张。实际上贾逵也是反对讖纬的，如张衡在辨讖书之伪时曾说：“往者侍中贾逵，摘讖互异三十余事，诸言讖者皆不能说。”（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）关于古文学派反对讖纬，《隋书·经籍志·讖纬序》有一段概括的叙述：“汉时（指光武帝时），又诏东平王苍，正五经章句，皆命从讖。俗儒趋时，益为其学，篇卷第目，转加增广。言五经者，皆凭讖为说。唯孔安国、毛公、王璜、贾逵之徒独非之，相承以为妖妄，乱中庸之典。故因汉鲁恭王、河间献王所得古文，参而考之，以成其义，谓之‘古学’。当世之儒，又非毁之，竟不得行。”

史称纬书，有广狭二义。广义包括图讖纬候几类书在内，狭义则专指七纬（即七经纬）。纬书的起源有二说，一说为天授秘书，一说为孔子所作。如《隋书·经籍志·讖纬序》说：“《易》曰：‘河出图，洛出书。’（按，见《周易·系辞》）然则圣人之受命也，必因积德累业，丰功厚利，诚著天地，泽被生人，万物

之所归往，神明之所福飨，则有天命之应。盖龟龙衔负，出于河、洛，以纪易代之徵，其理幽昧，究极神道。先王恐其惑人，秘而不传。说者又云，孔子既叙六经，以明天人之道，知后世不能稽同其意，故别立纬及讖，以遗来世。”其实此二说皆为伪托。关于讖纬诸书，《隋书·经籍志·讖纬序》有综述：“其书出于前汉，有《河图》九篇，《洛书》六篇，云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。又别有三十篇，云自初起至于孔子，九圣之所增演，以广其意。又有《七经纬》三十六篇，并云孔子所作，并前合为八十一篇。而又有《尚书中候》、《洛罪级》、《五行传》、《诗推度灾》、《汜历枢》、《含神务》、《孝经勾命决》、《援神契》、《杂讖》等书。汉代有郗氏、袁氏说。汉末，郎中郗明，集图纬讖杂占为五十篇，谓之《春秋灾异》。宋均、郑玄并为讖律之注。”其中语多含混，如《诗推度灾》、《汜历枢》、《含神务》及《孝经勾命决》、《援神契》均属《七经纬》之内。至于《七经纬》的细目，最早见于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·樊英传》李贤注：“七纬者，《易》纬《稽览图》、《乾凿度》、《坤灵图》、《通卦验》、《是类谋》、《辨终备》也，《书》纬《璇玑铃》、《考灵曜》、《刑德放》、《帝命验》、《运期授》也，《诗》纬《推度灾》、《汜历枢》、《含神务》也，《礼》纬《含文嘉》、《稽命徵》、《斗威仪》也；《乐》纬《动声仪》、《稽耀嘉》、《汁图徵》也；《孝经》纬《援神契》、《钩命决》也；《春秋》纬《演孔图》、《元命包》、《文耀钩》、《运斗枢》、《感精符》、《合诚图》、《考异邮》、《保乾图》、《汉含孳》、《佑助期》、《握诚图》、《潜潭巴》、《说题辞》也。”总计三十五种。

纬书不仅内容虚妄，而且托古作伪，于此汉时即有所辨驳。东汉章帝时，王充辨讖纬之书，《论衡》中多见。又如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载张衡上顺帝疏说：“讖书始出，盖知之者寡，自汉取

秦，用兵力胜，功成业遂，可为大事，当此之时，莫或称讖。若夏侯胜、眭孟之徒，以道术立名，其所述著，无讖一言。刘向父子，领校秘书，阅定九流，亦无讖录。成、哀之后，乃始闻之。《尚书》：尧使鯀理洪水，九载绩用不成，鯀则殛死，禹乃嗣兴，而《春秋讖》云共工理水。凡《讖》皆云黄帝伐蚩尤，而《诗讖》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。《春秋元命包》中有公输班与墨翟，事见战国，非春秋时也。又言别有益州，益州之置，在于汉世。其名三辅诸陵，世数可知，至于图中，讖于成帝。一卷之书，互异数事，圣人之言，势无若是，殆必虚伪之徒，以要世取资。……此皆欺世罔俗，以昧势位，情伪较然，莫之纠禁。且律历、卦候、九宫、风角，数有徵效，世莫肯学，而竟称不占之书，譬犹画工，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，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。”这里揭露得极为尖锐和透辟。后世辨纬书之伪接连不断。如《隋书·经籍志·讖纬序》说：“然其文辞浅俗，颠倒舛谬，不类圣人之旨。相传疑世人造为之后，或者又加点窜，非其实录。”宋代黄震《黄氏日钞》、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等亦多加辨斥。明胡应麟《四部正譌》考辨更详，指出不仅其内容荒诞，书名亦晦：“纬书名义，率不可通晓。……昔人云：‘以艰深之词，文浅易之说。’但睹其名，无事开卷矣。”纬书为汉人伪造，《黄氏日钞》论《易》纬《稽览图》时曾说：“《纬》虽非正书，然出汉世。”此说可信。纬书中多秦亡汉兴的讖语即是一证，如《易》纬《通卦验》卷上：“孔子表《洛书》摘亡辟曰：‘亡秦者胡也，……’”《尚书》纬《考灵曜》：“秦失金镜（宋均注：金镜，喻明道也），”“卯金（合为“刘”字）出軫，握命孔符。”（《太平御览·皇王部》等引）《帝命验》：“秦有枉矢西流。枉矢，即弩星也。……西流，秦灭也。”（《太平御览·兵部》引）又：“贼起蜚，卯生虎。”原注：“贼起蜚，始皇亡也。卯，刘字之别也。皇亡而刘生

虎，仁男高祖。”（《太平御览·皇王部》引）亦偶有亡汉之讖，如《春秋》纬《佑助期》：“汉以许昌失天下，”“汉以蒙孙亡。”（《三国志·魏帝纪注》、《宋书·符瑞志》、《魏文帝集·许芝上代汉图讖表》等引）显为魏时所增益。

关于纬书的禁废散佚，《隋书·经籍志·讖纬序》说：“至宋（刘宋）大明中，始禁图讖，梁天监已后，又重其制。及高祖（隋文帝）受禅，禁之逾切。炀帝即位，乃发使四出，搜天下书籍与讖纬相涉者，皆焚之，为吏所纠者至死。自是无复其学，秘府之内，亦多散亡。”其录当时所存者有：《河图龙文》一卷、《易纬》八卷（郑玄注）、《尚书纬》三卷（郑玄注）、《尚书中候》五卷（郑玄注）、《诗纬》十八卷（魏博士宋均注）、《春秋灾异》十五卷、《孝经勾命决》六卷（宋均注）、《孝经援神契》七卷（宋均注）、《孝经内事》一卷，计九种。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著录：《易纬》九卷（宋均注）、《书纬》三卷（郑玄注）、《诗纬》三卷（郑玄注）、《诗纬》十卷（宋均注）、《礼纬》三卷（宋均注）、《乐纬》三卷（宋均注）、《春秋纬》三十八卷（宋均注）、《论语纬》十卷（宋均注）、《孝经纬》五卷（宋均注），计八种、九部。至宋，《崇文总目》著录：《易纬》九卷，《周易乾凿度》二卷。故陈振孙《书录解题》说：“隋唐以来，其学浸微矣。考《唐志》犹存九部八十四卷，今其书皆亡，惟《易》纬仅存。”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八也说：“隋焚其书，今唯《易》纬存焉。”当时所传七纬，多辑佚之作，亦有重新伪造之作。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论《乾坤凿度》（原作《坤凿度》，脱一“乾”字）说：“按，《隋》、《唐志》及《崇文总目》皆无之，至元祐《田氏书目》始载焉，当是国朝人依托为之。”《书录解题》录及此书曾泛论七纬说：“使所谓七纬者皆存，犹学者所不道，况其残缺不完，于伪之中又有伪者乎？姑存之以备凡目云尔。”《四部正譌》也说：“宋世但

七纬，传说者咸以好事掇拾类书补缀而成，非汉魏之旧。”

纬书佚亡的原因主要有两点：从学术上看，虚妄的内容决定了其无存在的价值。从政治上看，纬书为统治者所用，如自西汉末王莽、东汉以至魏、晋，每当改朝换代，新的统治者无不附会符命；但也为统治者所惧，在位者又往往怕他人借符命谋己，因此刘宋及隋代统治者，在回顾谋篡不已、朝代迭更的历史事实之后，大肆禁绝纬书就不是偶然的了。

今传纬书，皆为辑佚之作，主要有宋高似孙《纬略》、明孙穀《古微书》、清黄奭《通纬》五十六种（见《汉学堂丛书》及《黄氏逸书考》）、赵在翰《七纬》、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（纬书类四十种）等。

纬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料，在思想史上有研究价值。从文献学上看，其对经书的解说纯属穿凿、附会，这一基本倾向无疑应该否定。但是纬书的作者多通天文历法，纬书中保存了不少这方面的材料，对于考释文献有参考价值。关于训诂、名物也有不少说法可取，如“社为土神，稷为谷神”的解释，即出自《孝经援神契》、赵在翰在《七纬》中曾加按语说：“社稷之说，先儒不同，郑君（玄）据纬，独得其正。”崔述《考信录提要·释例》说：“先儒相传之说，往往有出于纬书者，盖汉自成、哀以后，讖纬之学方盛，说经之士多采以注经。……大抵汉儒之说，本于七纬者不下三之一，宋儒颇有核正，然沿其说尚不下十之三。”对于前人据纬解经，不应一概非之，应作具体分析，判断正误，决定取舍。

